

布鞋

□寒池

母亲已年近六十，身体大不如以前了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配了一副老花镜，这几年回去总会看见她戴着。在门槛前坐在小凳上，旁边放着她的“宝贝”——红色的小筐箩，那是她的嫁妆。里面放着针线、剪刀和一些碎布料……闲时她总要做一些缝补的琐事。

早些年，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和妻缝制一二双布鞋，看着我们穿着合适的样子，她心里很高兴。在他乡冰冷的土地上，我们穿在脚上的确心里暖暖的！

这两年，母亲好几次在电话里对我说起还要给我们做布鞋，我心疼她的身体，便说这布鞋可以买到的，事实上也确实可以买到的。电话那头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半晌后又说了之前已经说过的话，让我们保护好身体之类的，竟有些语无伦次了，我意识到是自己言语的不当……

那些从商铺里买来的布鞋怎能与母亲缝制的相比呢！？那买来的好看是好看，都是机器成批生产出来的，鞋面上各种图案花纹，但穿得不舒服，单薄也穿不得几次。

小时候，每年吃年夜饭之前，我们都要脱去旧衣服把身子洗洗干净，意为洗去旧年的晦气迎接新年

的来临，这时，母亲便会拿来新衣裳，末了笑吟吟地从她的木箱里拿出两双不同样式的布鞋，一双我的，一双姐姐的，还配有新袜子。每年如是从未间断，到现在母亲至少给我做了三十多双了！

好几次听见父亲说：“你那布鞋做的能穿好几年哩，干嘛天天爬起来做它？”母亲不悦：“我没文化，又没有什么手艺本领，给不了孩子什么，我只能也只会做些鞋给孩子，看着他们穿上高兴的样子，我心里也能好受些呢！”

母亲做布鞋的过程我大概也知道一些。幼时家贫，没有电视可看。晚饭之后，母亲便做她的布鞋。现在记忆深刻的就是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我做着功课，而母亲就坐在我旁边一针一针地在鞋底上穿来穿去，不时地还把指尖在头上划蹭两下。

母亲用厚的报纸或画报按旧年的鞋打个样，适时的放大一些。然后把一些旧布料碎布料叠在上面，垫得很厚很厚，一层一层用糨糊粘起来。鞋底固定好，糨糊干了便开始要用针线缝制了，这时母亲定是要套上她那枚褪色顶针，用麻线穿在极细的针孔里，那麻线是母亲自己搓成的。常常是把那麻线穿进针眼里都要花上老半天，那托举的穿线动作是让

我一生都不能忘的。这一只鞋底具体要纳多少针，我不知道，母亲也说不出，密密麻麻的但均匀紧凑。好几次看见母亲手掌拉出了血，放在嘴里吸着，也好几次看到她纳着纳着眼睛就眯缝了，头一歪一惊又继续着……

鞋底纳好了，厚厚的，用剪刀无法裁剪，就会看到母亲抽出藏在床角里的那柄裁鞋专用刀具，约三十厘米左右，木头手把。把鞋底架在高凳上，沿着边缘慢慢地裁剪出来，裁好后还得要用锤子敲几下，应是防止鞋底的走样。母亲把早就做好的鞋面拿出来，放在鞋底上，接着从她的筐箩里找一个大小合适的木头槌子，放在鞋面与鞋底之间，然后又套上她的顶针，拿着针线，一针一针地缝制起来……

一双布鞋的成型，耗费的时间长，也是不小的体力活，母亲有时使尽了力气，针线还是穿不过去，得借用锥子小心地锥着才能完成。一双布鞋是母亲倾注情感和心血而成的。

虽说这两年不让她给我们缝制布鞋了，但她定是不会停下来的，当她为她的孙女我的女儿穿上布鞋的那刻，我眼泛泪光。

这仅仅只是一双布鞋吗？！

珍惜亲人健在的光阴

□刘 希

身体一向硬朗的外婆，在看电视时突然倒下醒不来了，离她80岁的生日只差27天。先前，我曾对她许诺：“外婆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会送你一大束百合花。”她呵呵笑着，满心欢喜。外婆生前最喜欢百合花，没有及时送她百合，成为我心头最大的遗憾，我想，如果我当时就去买束百合花送给她，花不了多少钱，但她该怎样的惊喜呀？可是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邻居十九岁的玲玲，是个漂亮乖巧的女孩子，她考了一个三本，心情郁闷，想复读，可父母坚持不让她读，让她跟着他们做生意。就在前天晚上，她吃下了整整一大瓶安眠药，送医抢救无效。玲玲成绩一向不错，高考失利对她的打击很大，我曾想找个机会跟她谈谈，告诉她：“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，高考失利，也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结束，它只是个起点，并不是终点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人生只要不断向前进，也同样精彩。”哪知，这一席话，我却再也没有机会再对她说了。

参加同学聚会，事业有成的李班长，却在回家的高速路上，不幸发生车祸。听闻后我们十

分痛心，在我们心中，班长一直是我们最看好的，他刚刚升成处级干部，也正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候，我们没想到，开车技术很不错的他，竟然被一辆酒驾车追尾，自己没有犯下任何错，却已阴阳相隔。

最近在网上，看到那么多负面新闻，那么多花季少女被害，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毁于一旦，地震、山体滑坡、飞机失联，这些天灾，情杀，仇杀，财杀，这些人祸，我们都无法预知，我们只有在当下，好好地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和后悔。

一个人，好好的就没了，你不敢想，却总是禁不住想，生命总是这么脆弱，人生就是这么无常，不知道哪一天，我们也会走着走着就没了，看不见了，摸不着了，和世界永诀了。我们无法保证将来会怎么怎么样，但我们可以做到，现在怎么怎么样！

曾听朋友说过：黄泉路上无老少，无论年龄大小，无论健康与否，未来都是不可预知。人生就是在做减法，见一面，少一面，所以珍惜现在，怜取眼前人吧。

编辑也不易

□郭福全

做写手时最羡慕的就是那些编辑了，手握稿件的生杀予夺大权，想发谁的稿件就发谁的稿件，想用什么稿件就用什么稿件，简直是帅呆了，酷毙了，简直没法比喻了。

可直到有一天自己也坐上编辑的位置，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做编辑也不那么容易啊——

我每天进编辑部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登录工作QQ，听到的总是一连串的咳嗽声，不用问谁是加我为好友的。加就加吧，谁让咱是编辑呢？有些文友加上不是问东问西说这说那套近乎就是催问投稿的结果，也不管你是忙是闲。要不就“嘎的”一个窗口抖动，一篇文稿就又蹦了出来，简直搞的人头疼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将电脑调成静音，将QQ设置为隐身到如今。

我的信箱每天要收到将近200篇的投稿，几天不处理，就成几何数字了。我这才知道自己做写手时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是多么的艰难和幸运啊！为了对得起文友们的这份信任，我只好加班加点地按照投稿的先后顺序逐篇审阅回复，经常忙得是焦头烂额。如此坚持了一个月，

身体实在吃不消了，我只好对刊用了的稿件进行回复，其余皆不回复。没办法，谁让文友的投稿这么多呢？

再说审阅稿件吧，有的文友熟知用稿要求，投稿还算对路；有些文友压根就没仔细研究过用稿风格，写什么就投什么；还有许多新手，稿件写好后也不知道修改排版，错别字连篇，标点符号乱用；更有一些文友，同一篇稿件连续发N遍或者一次发来几篇甚至十几篇稿件让你看，甚至有些文友将已经发表的稿件也投过来，看的人头都大了。

最要命的是有些文友稿件写的倒不咋地，文章后面的个人简介倒比文章还长，无非就是这主席那理事的一长串头衔，大有不发我的稿发谁的稿之架势。对这些来稿，我只能苦笑着删除，做编辑重文章质量的职业操守我还是懂得的。

虽说做编辑有这么多的不易，但子曰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只要我仍做一天编辑，就乐于为文友们做一天的嫁衣！没办法，谁让咱是编辑呢？

一丛春艾散清香

□黄淑芬

下过几场绵绵春雨之后，山野开始披上绿衣。艾草按捺不住心底的冲动，在暖暖的春风里，争先恐后地冒出了嫩嫩的绿芽。山间地头，河沟田坎，到处都会找到艾草的踪迹。它们你挤着我，我挨着你，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身边的一切。

河沟田坎的两旁，是艾草最喜欢提神静坐的场所。在那里，春艾除了得到水的滋养之外，厚肥的泥土、充足的阳光，还有河沟边护堤的树木，都为它营造了一个适宜生长的环境。河沟边，一丛丛艾草面阳而坐，自然大胆地伸展肢体，肥嫩茂盛的艾草比别处清纯翠绿，艾枝更是“梨花带雨”婀娜多姿。手指触及，冰凉润滑，若是把手指置于鼻尖嗅一嗅，艾草苦而香的味道带着丝丝清凉直往鼻子里钻，沁入肺腑，头脑顿时清醒。

艾草，又叫艾蒿、香艾。它既可入药用于艾灸，又可作为野菜食用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就有过这样的记载。家乡人也爱在清明节用它来做艾粿，是清明祭祖拜山的供品之一。

每年清明节前，母亲都会吩咐我和小妹上山打艾草。我和小妹挎个竹篮，拿把镰刀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一路春风，一路采艾，泥土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们往田坎深处走去，那里的艾草发得又多又壮。丛丛艾草让人眼花缭乱，这丛还没采收完，前面又发现更大的一丛，就这样我们踏过田坎，绕过河沟，不知不觉走了几里地，篮子里也已是满满的青翠。

把摘回来的艾草用水冲洗干净，放进大锅里烧大火把艾草煮烂。待艾草冷却后，捞出来放在砧板上，用刀踩成泥状。再把泥状的艾草放进糯米粉里一起揉搓，一定要搓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，才算合适。接下来，抓一鸡蛋大小的面团搓圆，包上芝麻馅垫上柚子叶，放进蒸笼里，用大火蒸熟。

刚出笼的艾粿，腾腾热气中飘着艾草和柚叶的清香，墨绿色的艾粿上还有些许剥不烂的艾草。远远的地看，艾粿像长了经络般。咬一口艾粿，艾草的清香和着馅的甜慢慢在嘴里散开，这就是春的味道吧。

等到清明之后，受了阳光雨水滋养的艾草，逐渐丰满成熟，这个时候的艾草已经没有什么吃头了。艾草在风中寂寞的等待，等待它的又一次华丽登场。

也许，当江河的大水暴涨，当风吹来麦子成熟的气味，艾草会悬挂在古老的木门上，散发着阵阵迷人的清香。